

墨子大全

第肆拾柒冊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墨子大全

[第肆拾柒冊]



墨家哲學新探 王新民撰

墨子 陸世鴻撰

墨子 錢穆撰

墨子城守各篇簡注 岑仲勉撰

【第肆拾柒冊目錄】



墨子大全

墨家哲學新探王新民撰 壹

墨子陸世鴻撰 玖拾玖

墨子錢穆撰 壹佰柒拾柒

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岑仲勉撰 貳佰陸拾柒

協和大學文史叢刊序

文化是生活的結晶，也是民族的量尺，一個民族的文野，即以文化的高低爲準。我國四千餘年的文化，在十九世紀以前，爲東方諸民族的明燈，惜自開關以來，國人不知對於固有國粹加以科學化的整理，致前此輝煌燦爛之文化不特不能追隨時代，作活潑的進展，反而固步自封，比之西洋文化，竟有相形見絀之感，此非文化之不如人，乃祖述罔揚之未力也。

本校同仁對於本國文化的研討向具熱誠。原以力量棉薄，先組織福建文化研究會，以致力於本省文化的整理。十餘年來的努力雖未有顯著成就，惟對於研究的精神，則始終如一，這未始不是一件難得的事情。最近復以人員日見充實，研究範圍亦逐漸擴充，乃將福建文化研究會改組爲中國文化研究會，冀對於吾國文化的探究能作些微的貢獻。

中國文化研究會主要工作，除選購文化專書與創設文史研究室以利研究外，在出版方面原有福建文化的編印。本年度更決定刊行文史叢刊一種

其目的有二：一、凡專題研究的稿件較長者，概以叢刊方式刊印，藉以提高研究風氣。二、本學術公開的旨趣，將研究結果公佈，藉以請求國內外學者的指正。

至於本叢刊的著作均爲本校教師，平時爲課務所羈，於研究工作的進行深受時間與物質的限制，抽暇屬稿，所得結果恐多未盡愜意，且以遷校邵武，印刷技術較差，訛誤定必更多，還祈讀者予以原諒與指正爲幸！

卅三年二月十日檀仁梅序於福建協和大學

墨家哲學新探目錄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墨子哲學

甲 思想方法

乙 思想系統

丙 結論

第三章 初期墨徒哲學

甲 親士與尙賢說

乙 法儀與尙同天志明鬼兼愛非攻等說

丙 七患辭過與節用說

丁 脩身所染之教育哲學

戊 結論

第四章 末期三墨之響應

- 甲 自「十論」觀察三墨立論之歧異
- 乙 三墨離爲從事，說書，談辯說
- 丙 墨辯——墨經亦係三家之學

第五章 餘論 墨學銷息之原因

第一章 緒論

百年來治墨學者鉤元探幽，撰著篇什，不下千萬言，秦火絕學，得以重光。區其研討部門，可分爲五：

甲校勘 盧文弨孫星衍畢沅劉師培李笠等

乙訓詁 孫詒讓王闓運譚戒甫張純一等

丙繫年 錢穆據竹書紀年以訂史記之誤，異軍突起，別備一格。知世論人，知人辨言，始有着落。

丁考見版本源流及其得失 樂嗣甫師撰墨子要略墨子三卷本考證，於明藏本而外，又得俞抄三卷本。明其篇卷繼刻之變，始足以離異文，而免取舍隨心，游移無斷之病。

戊疏通大義 章炳麟章行嚴梁啟超胡適與馮友蘭師撰文以探墨子哲學真相。

墨子一書，內容龐雜混，混而爲一，謂係墨子陳言，既經胡適之先生力斥其謬，中國哲學史大綱因區爲二：曰宗教墨家；曰科學墨家——別墨。馮友蘭師踵事增華——別科學墨家與惠施公孫龍之異；復辨施龍殊體共相之歧。墨子非一人之作；非一人之言，遂爲並世學者所公認。後此作者均本此旨，以論墨學，判而爲二，竊謂未盡。辨其異趣，可區爲五：

甲墨子 其言其行均係斷片，散見耕柱至公輸五零三辯與北堂書鈔晏子春秋太平御覽藏文

類聚戰國策呂氏春秋洛誥傳淮南子韓非子諸書，並未排比成篇。且墨子終日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自難以言著書。本此零碎材料，以考墨子哲學之雛形，猶近人本論語以探孔子哲學也。孔墨相去未遠，倘本墨徒之親士而下篇什以探墨子之論，與儒六經以窺孔子之道，其弊亦奚以異哉？

乙初期墨徒 墨子思想，僅具斷片；初期墨徒，遠為詳盡。計其篇目，得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六作。親士即尚賢之雛形；脩身所染暢教育思想之奧義；法儀為尚同天志明鬼兼愛非攻諸作之先導。七患辭過即節用節葬諸文所從出。墨家立說得此粗具規模矣。丙末期三墨之響應 韓非子顯學篇云：「墨離為三」，又云：「有墨子之死也——有相里氏之墨；有相夫氏之墨；有鄧陵氏之墨」。莊子天下篇云：「相里勤之弟子；五侯之徒；南方之墨者。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。俱誦墨經，而倍誦不同，相謂『別墨』」；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背，以簡偶不佞之辭相應，以巨子為聖人，皆願為之尸，冀得為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」。韓非子莊子均謂三家，可列表如次：

據韓非子

據莊子

墨相里氏
為相夫氏
三鄧陵氏

相里勤之弟子——苦獲
別五侯之徒——已齒
墨南方之墨者——鄧陵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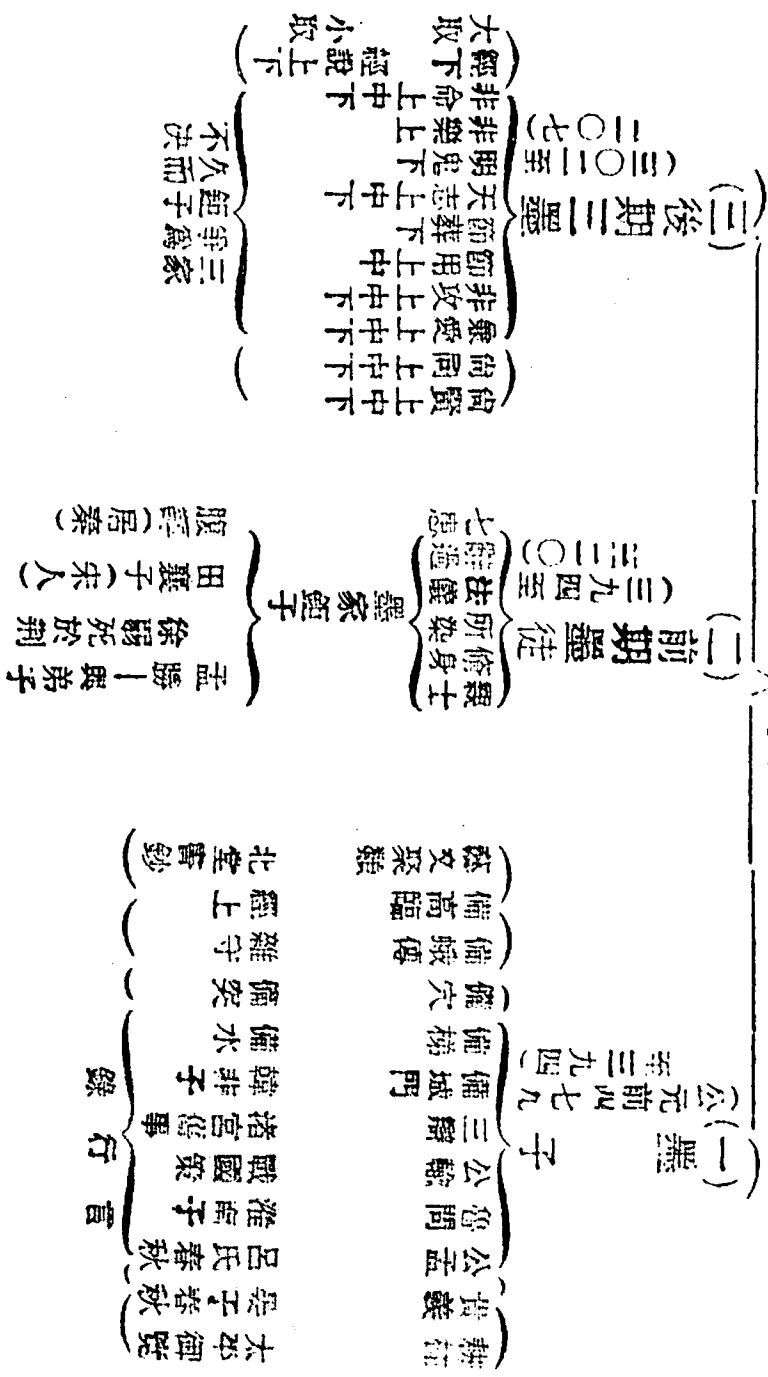
諸家各著尙實而同兼愛。攻節制。諸家各以爲非。非命一作，後人集以成書，未便合，遂有上中下之目。三派立議歧異，以相辯難；皆頗爲巨子，久爭未決。其後守道拘守——「譏辯者譏辯」；「說書者說書」；「從事者從事」。綜此三派復益墨，與初期墨家，計得五種不同哲學系統矣。

適之先生所謂科學墨家之作——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，亦非能列出此五派之外也。經上爲墨子手訂，經初則墨徒斟酌以成者，故言詞簡短，未暢旨歸。經下爲後期墨家與惠施公孫龍辯難之詞，經說上爲經上疏注。經說下大取小取則「譏辯」墨者闡揚辯旨之作。（其說詳後）區爲科學宗教一墨之見，殊覺未盡。

我國習性，尙保守而惡創新，兩漢趙宋儒家之於孔孟，寓作於述，墨徒皆應之於墨子，亦猶是也。是故時賢泥而爲一，以窺其全貌。僕即就先秦諸子與後人輯佚書以論其雛形，而明墨子設教之原義；本親士至辭過以見初期墨徒持論之大較；据十論經上下說上下大取小取以定三家書之真相，而明墨徒派別之歧說。明乎此，則墨家哲學發展之迹可得而明；學說由晦而顯，由闇而著，由溫而厲之漸，可概見矣。水滸傳之演變，胡適之先生鄧振鐸先生等網羅縷緒，輯校佚聞，以觀其出生與成長之經過。茲作本此以言墨家哲學，所得結果，則有以異諸前哲時賢之疏通墨義也。若夫聞見未周，剖辨未密，思考未詳，才力未逮，方聞君子，進而教之，幸甚！

以下列表：示墨家師徒哲學之異同及其發展實迹：

墨家哲學



第二章 墨子哲學

甲 思想方法

(一)立言儀則 墨子尚行，謂言足以遷行為尚，故云：

「言足以遷行者常之；不足以遷行者勿常。」(貴義)

惟言行不能無則，故製為取舍之道曰：

「凡言凡動，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；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。凡言凡動，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；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。」(貴義)

其後墨徒本此製為三表(非命上中下)，即本此以為立言儀則。師徒已有歧異如次：

(子)墨子持此以為立言行動之則，墨徒僅持此為言儀，以辨是非利害。

(丑)墨子利天鬼百姓；合於古聖之事則可以為言動標準。墨徒增耳目之實，發為刑政。

(墨徒皆應儀則詳後)

墨子作為取舍標準，既如上述。由此標準謂利天鬼百姓合三代聖王則為；否則舍。故行義即可以利天鬼百姓；讀書從政即所以明先王之道。

然人人言動不能盡依先王之道與天鬼百姓之利。必辯而後能明之。辯則必恃論理學。

(二)類比邏輯

墨子之類推法爲白居易所定「因小以明大」。與由論理學類比法 (Analogy) 所得之事實不盡相同。蓋類比法依 Creighton and Smart 氏析爲「事物彼此關係間或事物自身間之相合、相似、或比例。……是常用以由一種推理，對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，從它們某方面的相似，推定它們別方面的相似。……在知識之較低階段上，類比法所提示的關係，是屬於事實的和非述的性質。例如：平常的類比法，或以爲「管磬裂是由於磨寒；與水管破裂所以會有關係的通則」，但在較高階段上，類比法是自覺地：審察地，用以抽取解釋之通則和原則。」(Introduction to Logic 漢譯本頁一、二、三) 墨子以爲今人由國、爲同類，故個人之行爲與國家之政體相似。遂以身喻國，即身修即國治。與大儒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」僅差一問：

「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曰言之，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亂也。子不能治子之身，惡能治國政。」(公孟)

墨子以身喻國，復以小喻大曰：

「世俗之君子，皆知小物，而不知大物，今有人於此，竊犬彘，則謂之不仁；竊一國一都，則以爲義。譬猶小視白謂之白，大視白則謂之黑，是故世俗之君子，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，此若言之謂也。」(魯問)

復以家相賊喻邦相攻曰：

「今使魯四境之內，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殺其人民，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，則何若？……夫天之兼有天下也，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。今舉兵將以攻鄭，天誅其不至乎？」（魯問）

復以一大一蕘之宰以喻一國之相曰：

「世之君子，使之爲一大一蕘之宰，不能則辭之。使爲一國之相，不能而爲之，豈不悖哉？」（貴義）

復謂時君求美女則喜求賢則寡曰：

「今夫世亂，求美女者衆。美女雖不出，人多求之。今求善者寡，不強說人，人莫之知也。」（公孟）

復持類比事例以非儒家立說曰：

「教人學而執有命，是猶命人保，而去其冠也。……執無鬼而學祭禮，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，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。……公孟子曰：『三年之喪，學吾子慕父母。』子墨子曰：『夫嬰兒子之知，獨慕父母而已。父母不可得也。然號而不止，此其故何也？卽恐之至也。然則儒者之知，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？』」（公孟）

墨子以小喻大之事例徧見墨語（耕柱、貴義、魯問、公輸），以大喻小事例較少，僅得二則如

次：

「大國之攻小國，譬猶童子之爲馬也。童子之爲馬，足用而勞，今大國之攻也，一攻者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守爲事，攻人者，亦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攻爲事。故大國之攻小國也，譬猶童子之爲馬也。」（耕柱）

「國治則爲禮，亂則治之。是譬猶瞍而穿井也，死而求醫也。」（公孟）

類比法苟能超越雜亂之個別事實，發現聯絡根本原則。斯爲上乘。惟此種推理，缺點頗多：「缺乏確定性，因爲沒有把共通的事實完全分析或確定。真的，不過就表面的相似，作模糊的假定而已。」（Creighton and Smart: *Introductory Logic* 漢譯本頁二二八）且確實限度亦不大，應視兩事例愈相類似，則愈能由一事例推及另一事例。身與國，家與邦，童子與國相差甚大，應視爲相似事例，推而及之也。

然墨子採用類比法亦非無故，茲列舉三因以明之：

（子）墨子哲學系統僅具雛形，自無產生陳敘結論及達到此結論前提三段論式之可能。

（丑）當時思想家亦無敷衍成篇之論著，且皆以喻明義，如稍前之孔子謂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」。〔雖百世可知也〕。則亦以類比法授徒也。

（寅）墨子所接觸之人物智識不高，見解粗陋，不能瞭解高深之學理與條理嚴整之推論。故

必以淺明之比喻爲說理之助，使聽者了然於心。

墨子之類比法亦定限制規例。卽「尙同而無下比」是也。如子夏之徒持類比法以難墨子一則曰：

「子夏之徒，問於子墨子曰：『君子有門乎？』子墨子曰：『君子無門』。子夏之徒曰：『狗豕猶有門，惡有士而無門矣』。子墨子曰：『傷矣哉！言則稱於湯文，行則譬於狗豕，傷矣哉！』」

（耕柱）

墨子斥子夏之徒之難，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。墨子謂爲非是，故制爲規例如下：

（子）言行一致 言則稱於湯文，行則譬於狗豕，此有背於言動一致之儀則也。故云：「言足以復行者常之，不足以舉行者勿常。不足以舉行而常之，是蕩口也」。（耕柱）卽行動理論一致，以理論指導行動也。

（丑）人應以聖王——堯舜禹湯文武爲則，不可自比禽獸，蓋禽獸與人非同類，不能據謂相似者，予以衡量。內蘊特性不同，不能加以比較也。

乙 思想系統

（一）墨子論智 墨子以爲智者非博於詩書，察於禮樂，詳於萬物，如儒者所云，必求知能合行。故曰：

「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愛人節用，合焉爲知矣」。(公孟)
知能合行，故必能證驗：

「今瞽曰：『鉅者白也。黔者黑也』。雖明目者無以易之。兼白黑，使瞽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：瞽不知白黑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」。(貴義)

故孔子言仁，墨子亦加贊同，惟知仁而外，尙須知如何行仁：

「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，雖禹湯無以易之，兼仁與不仁，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：天下之君子，不知仁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亦以其取也」。(貴義)

故得一善言，必能治身益體，始謂之學，是以修正孔子(論語憲問)語曰：

「齊王問墨子曰：『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何如？』對曰：『古之學者，得一善言以附其身；今之學者，得一善言，務以人悅』。(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)

(二)墨子論天鬼 墨子少言天，亦未言天確具何志。鬼神一詞，則頻見焉。然鬼神信仰僅爲治國工具，過此則止：

「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，孰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國安也。自桀紂以下，皆以鬼神爲不神明，不能爲禍福。執無祥不祥，是以政亂而國危也」。(公孟)

謂鬼神可以福善禍淫，則兢兢自守，政理而國安。故必具鬼神明知遠勝聖人之信仰而造作鬼